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清初政治史探微

姚念慈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清初政治史探微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ISBN 978-7-80722-610-9



9 787807 226109 >

定价：38.00元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清初政治史探微

姚念慈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姚念慈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初政治史探微 / 姚念慈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 11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ISBN 978-7-80722-610-9

I. 清… II. 姚… III. 政治制度—历史—研究—中国—
清前期 IV. D6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8220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4 $\frac{7}{8}$

字 数: 410千字

印 数: 1-2000

出版时间: 2008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徐 力

定 价: 38.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5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E-mail: lnmz@mail.lnpgc.com.cn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这本《清初政治史探微》(以下简称《探微》)包括前编和后编两部分。前编是我的博士论文《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后编由三篇文章组成。《初探》的任务是解决八旗制格局之上的国家形态。为此,首先要对八旗制有我自己的界定。在我看来,八旗是满族发展到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八旗既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同时又是满族社会和国家的基本格局,故而我将满族国家称之为八旗制国家。建立在八旗制之上的国家主要机构与八旗制本身的矛盾统一运动,构成《初探》一以贯之的线索。从时间跨度而言,《初探》大致涵盖了太祖、太宗两朝,即入关前满族国家政治的主要内容。后编三篇文章,是《初探》的续篇,分别论述多尔袞摄政时期、清世祖福临亲政十年以及康熙初年四辅臣阶段。三篇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探讨入关后满族八旗制对清初国家体制及政局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是旧题,我并非刻意求新,只是从自己对入关前满族国家政治的理解出发,重新进行了一遍梳理。从清军入关到玄烨亲政的二十余年,满洲传统或崇德遗轨对清初国家体制和政治趋向的影响,大致可视为一个轮回。将清初政治稍作剖析之后,对关外八旗制国家的本质和演变,也许认识

得更为清楚。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才将《多尔衮与皇权政治》等三篇文章作为后编一并重印。由于写作时间前后相隔很长，后编三篇文章发表时不得不引用之前的结论，难免有一些重复，认识也不尽一致。此次汇集出版，来不及多作调整，仅对个别字句和注文有所变动，基本上保持原样。这样也好，读者从中可以发现我在探索过程中的苦思冥想和犹豫徘徊。

《探微》中的不少结论与时下流行的看法有较大歧义，这取决于各人不同的思考方式，更取决于不同的研究立场。我认为，研究清史，特别是清代政治史，必须持一批判的态度。如果仅仅只是利用官书为史料，而不剔去其中蕴涵的统治观念，所谓历史研究，势必成为改换一种姿态的歌功颂德。就我的立场和方式而言，所获得的结论是很自然的。刻意地标新立异，往往是研究的最下乘。任何独立严肃的写作，绝不会彼此雷同，总能留下有益的启迪。诸说并存又有何妨。我的文章，老是去不掉争论的味道，我知道这很不合时宜。但必须再次声明，只有我认为有价值的问题，值得尊重的著作，才是争论的义之所在。

前编《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是十多年前我入门清史的初作，幼稚之迹随处可见。十余年之后，我对清史毕竟有些长进，但回头一看，我并不以为其中的结论皆已过时。这些年来，以我的孤陋，同类著述好像还不多。至少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也许还值得同仁继续讨论。有人说，《初探》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尽管时下这样说，明显带有鄙夷的味道，我也不必为此脸红。我年轻时，确实深深喜欢马克思

的《资本论》。上大学之前在工厂的八年，不论是烧锅炉，还是教小学，大多数时候陪伴我的只有《资本论》和卢森贝院士的《资本论注释》。虽然资质鲁钝，我没有机会从事《资本论》的研究，但思想上受其影响是免不了的。《初探》第一章第三、四节，先讨论旗制的实质，然后叙述旗的历史，内行人一看就明白，其中带有《资本论》关于价值形态研究的痕迹。我之所以要将八旗制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形态来研究，说到底，也是受《资本论》的启发。然而读者自会发现，《初探》的结论完全是以基本史料为根据的。历史研究只要不违背这一准则，我想，无论什么主义都可以试它一试。本书后编的三篇文章没有马克思主义，这倒不是我迷途知返，只是研究的对象已经改变，无须强拉什么主义来撑门面。马克思主义过去被奉为经典，定于一尊，不容非议，始作俑者不是马克思本人。但若一定要将其弃之如敝屣，我看也不是自标身价的好办法。马克思的学说在西方历久不衰，应该不是偶然的。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学说，如果不将其变成教条，总能找到有益的借鉴。以我这样老土的拙见，学术观念上的追新逐奇，未必能“年来诗价如潮长”，也未必能一个筋斗翻入塔中，寻见相轮。这些话并无针对性，只是想表示，我不讳言曾受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影响，但不会因此妄自菲薄。

本书分量不大，前编、后编之间的写作时间却拖得很长，这是令我尤其惭愧的。我很晚才从事清史的习学，蒙先师王锺翰收入门下，以满族入关前国家形态为博士毕业论文。1991年完成博士答辩，次年获得北京市首届社会科学理

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不料委托的那家出版社一拖就是四年，直至1996年才印出书来，而且怎么看都不像正式出版物，其实是胎死腹中。同年，本书后编的第一篇文章《多尔衮与皇权政治》发表。由此之后，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就觉得处处别扭，干脆搁笔不写文章，而且一停就是八年。若非家中的一次变故，也许我就再也懒得动笔了。正是那场劫难，使我觉得自己非从抑郁中挣扎出来不可。于是，就有了后编的第二篇文章《评清世祖遗诏》。之后又有了其他文章。要想今后不再陷入抑郁，大概就只有不断地去思考问题。每个人，每个家庭，可能都曾有过低谷，只是我的低谷过于漫长了些，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自我得到博士学位至今，我的父母、岳父母已先后去世。去冬，恩师王锺翰也离开了人世。我的怠惰、消极，令我无颜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所幸我比原来多少聪明了一点，知道自己欠下的债得自己还。这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吧。我现在写论文的目的，只是为了清理自己的夙债，已全然失去了争短长、谋生计的意念。这本《探微》的出版，相信还是会给我的妻子和儿子带来快乐，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岂有他哉！为此，我感谢定宜庄师姐介绍，感谢辽宁民族出版社吴昕阳女士慷慨接纳，促成本书的出版。这至少使我免去了申请什么出版资助的讨厌。老友吴振雄于千里之外为我题写书名，不仅光被小书，而且使我又温暖了自童年起的友情。

海外故去的思想史家徐复观先生曾说过一句颇为愤世嫉俗的话：“一个史学者的人格，是他的著作可否信任的第一尺度。”我将此奉为座右铭。文章是为解决问题而发的。发

现问题既不简单，真正解决一个问题更是谈何容易。这本小小的《探微》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只有读者才能判断。同样，书是为读书的人而写的。没有人读的书，又岂止是作者的悲哀。

作者

识于2008年初春寒夜

目 录

前 编 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

王锺翰序·····	3
自 序·····	5
第一章 满族国家的形成·····	8
第一节 牛录额真的设置·····	9
第二节 牛录的改编·····	19
第三节 旗的产生及其实质·····	29
第四节 从四旗到八旗·····	49
第二章 努尔哈齐时期的国家中枢机构·····	63
第一节 议政会议·····	63
第二节 司法审断会议·····	81
第三节 行政中枢——都堂衙门·····	97
第三章 皇太极时期八旗制度的变化·····	111
第一节 八王共治制及其终结·····	111
第二节 皇太极独主两黄旗考辨·····	125
第三节 关于《离主条例》·····	142
第四节 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	157
第四章 向君主集权制过渡中的满族国家·····	177
第一节 君主制下的议政会议·····	177
第二节 六部的特点及其权力变化·····	208

余 论	237
后 编 八旗制与清初政治	
第一篇 多尔衮与皇权政治	247
一、根基脆弱的崇德皇权	247
二、统治集团的矛盾与福临继位的实质	254
三、多尔衮与两黄旗的合作	262
四、清军入关与皇权政治的演变	277
五、“皇父摄政王”与皇权的归一	286
六、简短的结语	315
第二篇 评清世祖遗诏	317
一、遗诏与罪己诏的诠释	318
二、八旗格局的变化及其对国家机构的影响	337
三、从内三院到内阁——行政中枢的建立	376
四、赘言	436
第三篇 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刍议	439
一、玄烨计擒鳌拜之原因	439
二、四大臣辅政之由来及其位序问题	444
三、辅政体制与所谓亲王贝勒监临	450
四、辅臣“公同奏事”和“太后裁决”辨析	459
五、赘言	467

前

编

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

王锺翰序

姚君念慈持所撰《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书稿来，告出版在即，嘱为之序。我得与姚君有同讲习、共切磋三年之雅，谊不可却，未暇顾及序之不文也。

尝念清史研究与满族史、满学之研究既有区别又有共同点，把它们割裂开来固然不对，不加区别混为一谈也是错误的。三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殊途同归，理固然也。清史上满族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八旗制度作为满族社会兵农合一的组织形式，显然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但八旗制度同时又具有部分国家职能，成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从而与国家有着直接的同一性。姚君一书对“国家形式”（马克思语）的分析，不是从一般抽象的概念出发，而紧紧抓住一国分为八旗这一“满族国家”的基本形式，探讨了八旗制国家形式的历史原因、八旗的本质和特征；并始终以八旗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为主线，进而对满族国家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新的探索。在研究满族国家机构时，姚君并非仅仅依据史籍中记载的典章制度进行孤立的静态的叙述，而是结合具体的动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一一考辨其源流和因果关系，分析出满族国家体制演进的特殊途径。因此，文章不囿陈说，爬梳钩稽，每多一己之创见，足补前人之缺失，不失为目前中青年学子中不可多觐之佳作也。

姚君，湖北武汉人，1982年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武昌湖北大学历史系凡六载。主讲中国通史之外，兼治两晋南北朝史，发表专题论文，颇有创获。不自满假，于1988年秋投考中央民族学院攻读博士，翌年春北上来学，朝夕相处，质疑问难，然后知困与不足，教学相长，固怡如也。然言谈之间，姚君每每流露出自己以

将近不惑之年，再来求学未免太晚，深悔过去虚度岁月，学无根底，以视当年同学少年，如今大多各有建树，卓尔不群，相形见绌，自愧不如。不错，少年得志，固然可喜，但大器晚成，古今中外，代不乏人。时代不同，人生遭遇各异，事在人为，自强不息，固未尝以年论也。

姚君此书稿即其毕业时之博士学位论文底本，书名一仍其旧。1991年12月论文完成后，举行论文答辩，答辩会委员七人，皆国内知名学者，主席为蔡美彪教授。答辩圆满结束，深得蔡教授等诸前辈的赏识。姚君既卒业，留本校历史系任教，平日备课之余，仍孜孜不倦地对其论文底稿继续进行增补修改，又有所前进，有所提高。今年春，幸获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资助首次奖励。在目前出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书稿得以出版问世，不能不说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对姚君来说，更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而今以后，清史、满族史与满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尚有许多领域需要去开拓，去深入探讨，正有待于众多的奋发有为的来者，兼以勗姚君。是为序。

1993年4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自序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竟能完成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并维持其统治近三百年之久。清史研究历来为史家注目，绝非偶然。早在入关前，满族已建立了本民族的国家政权，有清一代许多重大问题实与之密切相关。毫不夸张地说，不懂得清朝入关前的历史，就不可能对整个清代历史有真正的理解。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满族建国史日益显示出其地位的重要。

众所周知，历史上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曾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受到社会经济、地理环境以及传统文化多重影响，其形式必然更加纷繁。在肯定各种国家形式共性的同时，进而探索一个民族国家所经历的特殊形式，这不但不违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而且是历史科学本身的要求。

如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满族国家也脱胎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由家族父权制发展为奴隶制国家。研究国家形式当然离不开国家的阶级本质，政体与国体的关系是我们探讨满族八旗制国家的基点。不仅如此，就满族国家形式而言，由于将“一国之众，以八旗而分隶之”，即所谓八旗国家，从而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然而，八旗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国家的职能，使满族国家呈现出家国一体的特征，但旗与国家毕竟各有其特定的内涵和不容混淆的质的差异。八旗既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各个不受国家干预的社会集团；而满族国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八旗集合体，或所谓“联旗制”国家。事实上，在旗形成的同时，就伴随产生了凌驾于各旗之上的国家。满族国家不仅维护着八旗奴隶主贵族的权益，而且还应该反映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全体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日益上升的皇权。八旗势力的盈虚消

长直接关系到满族国家的兴衰存亡，故本文试以满族国家与八旗之间互相依赖和矛盾斗争的关系为线索，对满族国家形式的演变进行初步探讨，而不拟对八旗制度及国家机构作全面论述。

虽然入关前八旗制始终构成满族国家的基础，但努尔哈齐和皇太极两朝却代表着满族国家发展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努尔哈齐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克服女真族（满族前身）长期分散流徙、争战不已的状况，使之走向统一的民族和国家。因此，努尔哈齐在军事民主制的外壳下，创立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家族奴隶制国家，以巩固新形成的隶属关系。随着满族社会的发展及其他民族成分的并入，必然使家族父权制这一政治核心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崩溃。皇太极即位已无法乞灵于父权制的权威。他必须根据社会形势的要求对八旗制加以调整改造，并注入新的内容。皇太极对努尔哈齐时期的政治形式既有承袭，亦有革新，并参酌明朝制度，终于建立起一套适合新形势需要的国家体制。

满族国家的发展阶段应如何划分，有一个使我颇为困惑的问题，即在努尔哈齐的家族父权制与皇太极确立的君主集权制之间，曾有过一段八王共治制时期。起初我打算将八王共治制单独划分为一个阶段，从研究国家形式的角度来看，似乎也应该如此。然而努尔哈齐虽于天命七年确立了八王共治制，但直至天命十一年努尔哈齐去世，这一体制并未全面付诸实行，满族国家的主宰仍是努尔哈齐。而皇太极自继位起，就不断破坏八王共治制的原则，使满族国家向君主集权制转化。所以，真正实行八王共治制不过天聪最初几年，而且此时满族国家实际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动荡状态。因此我放弃了最初的设想，仍以王朝为标志划分为努尔哈齐和皇太极两个时期。

本文在写作中碰到的突出困难就是史料问题。清代史料虽素称浩繁，但入关前的资料却极为有限。有关国家制度的更是寥寥无几，且多语焉不详、真伪夹杂，令人信疑两难。我以为，与其搜寻难以印证的只言片语，不如以官书为据，结合具体史实加以辩证，稍作阐发。目前无法解释的，则俟以异日，决不牵强附会，以自误误人。因此，我从一开始就不准备写成一本书，仅根据满族国家发